

李秀花

浩 蕩 著



新文藝出版社

李 秀 花

浩 蕩 著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七 • 上 海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六個短篇和一篇散文，都是描寫解放後紡織工人們新的生活的。“小吳和趙大”是描寫兩個工人，受了特務的挑撥離間，互相猜忌，到互相團結，及時發現了暗藏的特務，從而搞好生產的故事。“大意不得”描寫一個青年工人在工作中因疏忽大意而造成了損失，最後使他認識到任何事情都是大意不得的。“一條心”描寫兩個青年工人開始時對體育和生產有不同的看法，後來一致認識到兩者不可偏廢。“自來水管”描寫一個老年工人，以主人翁態度，替國家發掘了一個受日寇破壞了的自來水管的故事。“交換”描寫一對年輕的師徒，通過實際的生活，了解到互相取長補短，共同提高的重要性。“李秀花”描寫一個青年女工，怎樣以自己的先進思想和模範行動，團結和感染了年老的師傅，從而掌握了技術。“工廠散記”是一篇散文，描寫廣大的女工在勞動競賽中的辛勤創造，和她們豐富多彩的生活。

李 秀 花

浩 蕩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零壹壹號

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 號 1233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2 3/8 字數 49,000

一九五七年一月第一版

一九五七年一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10,000 定價(6) 0.20 元

目 次

小吳和趙大.....	1
大意不得.....	11
一条心.....	18
自來水管.....	26
交換.....	34
李秀花.....	42
工厂散記.....	48

小吳和趙大

翻砂場小組長小吳，年紀輕，火氣躁，說話常要跳三跳。在增產節約運動中，他一心想帶頭搞好工作，可是有時却越搞越壞，愈弄愈僵，有人就替他起了個綽號叫“冒失鬼”。

跟他一起干活的趙大，是個老年工人，技術、經驗都比他好；但他對趙大卻不肯謙虛討教。同屬於這一組的還有陳德勝、老張、王六弟等十六個人。

有一次，趙大收工的時候，開了自來水龍頭沖洗油污的手，肥皂壞，油手洗不干淨，自來水沖了又沖。小吳站在旁邊盯着看，趙大也一邊洗一邊看，兩個人的臉上都有點不對勁。小吳到底忍不住氣，左手叉腰，右手指着水龍頭勉強的笑着說：“喂！趙大！看你洗雙手，沖掉兩担水都不止，這樣還算什么增產節約？真是太浪費了！”趙大洗了半天洗不干淨，心里早就有點氣，又聽到小吳這麼一說，更是火上加油，連忙將龍頭一關。兩手朝衣裳上一陣亂揩，眼睛睜得很大，氣憤憤的說：“不洗了！總好了吧？”說罷，掉轉屁股就走。小吳見這種架勢，也狠狠的說：“真是個‘落后’分子，一點不曉得節約。”旁邊看閑的人一個個微笑着散去了。

又有一次，小吳拚命的干活，猛回頭一看，車間里鬼影子都沒有。再向牆壁上一望，電鐘指着五點三十五分，放工

時間已經過了半点多鐘了。他連忙洗了洗手，挾起衣服，拿起飯盒就走，用手拉門，可是死也拉不開。他沒有辦法，只好開了一扇窗，手伸到外面，將插在門搭孔上的一根鐵絲拔掉，才拉開了門，氣沖沖地跑了出去。再朝迎面的黑板上一看，上面寫着八個大字：“小吳同志，辛苦了罷？”小吳看得出，這歪七斜八的字是趙大寫的，不由得狠狠的罵道：“哼！总有一天叫你的腦袋瓜劈開來洗洗，看看里面到底裝的些什么東西！”

二

小吳睡了一覺，早把昨天的事忘記得干乾淨淨，忙着号召翻砂工場工友在三天之內完成一種新的任務：廠里新接進一批五百只十四吋的皮帶盤。因為訂戶要趕裝到外地，無論如何兩天之內要完成翻砂工作；然后再拿到車床間去車光，漆工間漆好，全部工作要在三天之內完成。但要“快”，先要从翻砂場快起才行。昨晚上，工会主席跟小吳談了半天，叫他抓緊機會，搞好生產，并要小吳好好和大家商量着做。

鈴聲一响，大家坐在一塊吃午飯了。小吳三口當兩口地搶着吃完了飯，“啊咻”一聲，沒咽下去的飯粒噴了出來。趙大的臉上中了十幾顆“流彈”。

“要死啦！吐了人家一臉！真是個‘冒失鬼’。”

“不是有心，不是有心，你神氣點什么东西！”

趙大把飯盒一攢，站起來抹去臉上的飯粒，指着小吳的臉說：“什麼，你還要嘴凶？一聲招呼不打，還怪人家神氣什么东西？你……”兩個人差一點扭打起來。

過了一會，小吳氣平了一些，忽然想起了要緊的事，連忙

喊道：“喂喂喂！……請大家來一來，有一件要緊的事和大家商量商量。”連忙又拖回几个去洗飯盒的工友，大家站的站，坐的坐，圍做一圈。小吳將工会主席說的話傳達了一陣，又說厂方決定將這一次突击任务的利潤全部撥出作修建工房的基金，希望大家自覺自願的參加這一個光榮的任务。他号召大伙無論如何要在兩天內趕成五百只皮帶盤翻砂的緊急任务，明天就開始。

“好，贊成！贊成！……不要說五百只，再加五百只，我們十八個人總做得成功……行！生產長一寸，福利長一分，這下子可以多積累一些修建工房的基金了。”接着七嘴八舌地嚷了一陣。

小吳目光一掃，看見王六弟坐在鐵堆上抽烟，大腿擱在二腿上，仰着头在望屋頂。趙大站在牆下在揩飯盒。忙說：“老王和趙大還有什麼意見？”王六弟懶洋洋的搖搖頭，一聲不响。趙大却慢吞吞的說：“鈔票賺得多，還不是老板袋子里裝得足。我不反對，也不贊成，橫豎不磨工就是了。”小吳狠狠的說：“大家都同意，為什麼你不贊成？”趙大說：“誰反對過啦？生活出在我手上，一分錢一分貨，八百生活八百做。只要不揩油就是了。”他想想又有点氣，認為小吳專和自己過不去，忙又頂了一句：“都像你天天干到放工后，要我的老命嗎？”

小吳一聽到“干到放工后”五個字，猛的想起昨天的事情，忙跳到趙大面前，指着他的鼻子說：“我問你，你昨天將門扣起來做什麼？是不是想破壞？”趙大給這沒頭沒腦的一來，也氣呼呼的說：“什麼？你看見我扣的嗎？你不要亂套大帽子，自以為了不起，神氣點什麼東西呵！”兩個人差一點又扭打起來。

放工后，小吳跑到工会里，四下張望了一下，不見工会主席的影子，又急冲冲的飛跑了几个圈子，好容易在木工間找到了他，見他在看做好了的新訂貨皮帶盤的木样子，連忙气吁吁地拉着他說：“趙大这家伙腦筋真頑固。別人都贊成，只有他一个人反对。我看非要好好的教育教育他不可！”工会主席思索了一下說：“別的人都贊成啦？有沒有假意附和的？”小吳恨恨的說：“沒有沒有，只有趙大一个人！”

“不要性急，明天一大早，我到你們翻砂場來了解一下情况。你先回家休息吧。”

“唔——”小吳老大不快地走出了厂。心中最不高兴的就是趙大沒受到处罰，主席还好像袒护他似的。

半路上，王六弟拖住了趙大，拍拍他的肩膀，套着他的耳朵說：“喂，趙大！你要当心一些。你看小吳这副样子，迟早要送掉你的飯碗了。这家伙天天在工会里說你的鬼話，找你的岔子，这小子真坏！”趙大一听說到小吳就來气，脚在地下蹬了一下子，牙齒咬了咬嘴唇边，恨恨的說：“我趙大干了三十年多的翻砂，那一样門路不比他精？他是解放后剛添進來的毛头小伙子，就这样看不起人，真是活見鬼。……”

“一点不錯。都是共產党弄坏了的。”

“翻身！翻身！弄得这些黃口小兒翻到老师傅头上來了，照这样翻下去，总有一天要不成世道了。”

“对啦！簡直是無法無天！”

“管他呢，我趙大靠双手吃飯。有本領到处都好安身，怕他說什么坏話。哼！这小子，总有一天給一些顏色他看看，才

知道我趙大的本領呢。”

“好了，自己身體要緊。生活出在自己手上，有力氣多做，沒力氣少做，不要像他們那樣的賣力吧。你呀！今年已經五十三啦，老頭子啦，省一點精力吧。”王六弟加油添醋地說了一陣，最後又帶一句：“你自己當心點吧，我要回去了。”

“好！明天見！”趙大回了一聲。怒氣未消地在人行道上和他分了手，各自回家。

三

“嗚——”上工的汽笛響完，大家忙着換工作服，很迅速地在十分鐘內做完私事。

電風箱吹得直發抖，大爐里的火舌直向四周轟轟轟的亂噴，地上一排排的列着十四吋皮帶盤的砂模，大家準備工作。

小吳在翻砂場門口，一會兒向外張望，一會兒又像要說話，好像熱鍋上的螞蟻急得團團轉。好容易遠遠看見工會主席在走過來了，連忙跳進門喊道：“喂！……工會主席向我們說幾句話，大家請靜一點！”只聽見一陣廢鐵翻身的聲音，大家迅速地理出一塊空地，嘻笑着等工會主席的來臨。

“各位同志：大家很辛苦啦，……現在我們已經和廠方取得協議，這一次五百只皮帶盤的生活趕出來，廠方就將盈餘撥充為修建工房的基金。……我們大家要團結，要一條心，可不要讓特務分子鑽空子破壞我們。過去日本鬼子壓迫我們工人，賺的錢不夠自己一個人吃；勝利以後，還是這個樣子，工錢拿到手，一跑出厂門，東西就漲上幾成，一家人還是個吃不飽，大家哪有心思干活，只好磨磨洋工，揩揩油拉倒。現在我們的生活

比解放前已改善了很多，今后在增加生產的基礎上，还会不断的改善……大家最好能如期完成任务，有什么問題和意見，也希望大家提出。……”

接着，大家展开热烈的討論，除了拥护这一番話外，另外也提出了不少操作上的具体問題，情緒都十分兴奋，只有王六弟和趙大悶声不响。王六弟坐在一个大鉄輪盤上，右腿抖着，左腿擱在上面，兩手交叉在胸口，嘴里含着一枝“大前門”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趙大的腦子里想着：日本鬼子在上海害得他家破人亡，大兒子为了不肯去当民伕，就被日本鬼子槍殺；勝利以后还是挨餓受冻，拿的工錢不够生活；……他听了工会主席的話，想想解放后过的日子，覺得一点也不錯，是应当好好干活。可是想到昨天放工后，王六弟在半路上跟他說的一番話，不覺又恨起小吳太神气，專和自己过不去的事來。他想提出來談談，又怕自己說不过人家；不談，自己又实在气不过。当他看到工会主席要走的样子，終於忍不住，一骨碌从破板凳上站起來，害得坐在另一边的老張蹣跚滑了一跤。他忙跑到工会主席面前，不服气的說：“刘同志！增產節約还是自覺自願的？还是强迫人家做的？为什么前進分子小吳，总是跟我硬腔硬調的神气十足？还要常常在工会里說我的坏話？”

工会主席听他一說，忽然想起小吳脾气暴躁的問題來，又重新按了接手，叫大家靜一下子。“各位同志！我忘了一件要紧的事情：……小吳！你的态度是不大好，命令式的作風應該檢查檢查。趙大！你好好安心生產，他並沒有說你什么坏話，以后他決不会再向你这样的。……”

这时，大家紛紛出來說公話，有的批評了小吳的态度，但

也指出小吳的出發點是好的；有的指出了趙大的慢吞吞的作風，今後應該改進；但也說明小吳這個人，吵過算過，決不會記在心里背後說人壞話的。

開會經常不發言的王六弟，這時忽然緊張起來，生怕有人追問趙大是听誰人說的。他忙裝做好人，笑嘻嘻的站起來打圓場說：“好啦好啦，說過算啦！小組長也是為的公事，趙師傅也是說的本心話，既然大家都說明了，就算沒有這回事一樣。大家都是工人階級嘛，要團結搞生產嘛。”

小吳經大家這麼一評論，仔細想了一想，感到自己的確犯了急躁毛病和命令式的作風，就向趙大誠懇地說：“趙師傅！怪我小吳脾氣不好，時常和你吵嘴。我以後再這樣對待你，頭割下來給你當夜壺。”

趙大看見小吳肯在大家面前向自己承認錯誤，覺得很有“面子”，於是也臉紅紅的說：“算了，算了！”大家也感到很快活，都七嘴八舌的說：“好啦好啦，兩個人從此和好吧！”

新任務頭一天開始，大家熱火朝天的都希望今天能完成二百只，明天再延長一些時間，保證能夠全部完成。趙大也少抽了三枝香煙，手脚快了不少。小吳更是急急忙忙的幫做下手雜活。只有王六弟，一會兒拉屎，一會兒撒尿，身上还是很清爽，兩只手也不大黑。

一五、一十、十五……小吳点了點數，九十八只。覺得很开心：上午還開了兩個鐘頭的會，不然，至少可以出一百五十只。他想：“不要緊！下午再趕它個兩百只，保證明天下午好完成任务。”他心里好像開了花，高高兴兴的和大家圍在一起

吃午飯。各人都非常兴奋，边吃边說的談个不休。

“噯……快点來看，王六弟在大爐旁边鬼鬼祟祟的不知做什么？快！快！”陈德勝刚从厕所出來，拎着褲子奔到休息室大声喊了一陣，說着又跑了出去。

大家一陣驚慌，曉得王六弟不是个好东西，連忙跑到了大爐間。小吳一把抓住王六弟說：“飯不吃在爐子間干什么？”王六弟假裝鎮定，但臉上已呈“錫箔”色，他吞吞吐吐的說：“点个火吃香烟，做什么大驚小怪！”說着，一只手在褲子的插袋里乱塞。

“袋子里什么东西？”陈德勝將他的手一拖，連忙去掏；王六弟死也不肯給他掏，接着大家七手八脚將王六弟抱住，陈德勝从他袋里掏出一个大紙包，打开一看，忙問：“黑通通的这是什么东西？”小吳接過來一看，也不知是什么东西。

“快！离开这里！离开这里！炸藥！炸藥！”老張干过軍隊，曉得这个怪东西，連忙叫小吳离开大爐。

“好呀！想炸坏大爐……原來你他媽的还是个特务！怪不得这个王八蛋一天到晚說怪話，沒心思干活……想叫我們敲碎飯碗，心真毒。……去去去！到工会去……打死这个王八蛋。……”大家一陣子乱嚷，拖拖拉拉的將王六弟往工会里拖。趙大吓得心直跳，自己罵自己：“跟这个死鬼要好得一鼻子出气，真是自己瞎了眼睛。怪不得他时常向我說怪話！”他真想搶上前，打他几下耳光才痛快。

大家正要走岀翻砂場，工会主席急冲冲的跑了來，連忙止住要打王六弟的人，叫小吳快点把紙包輕輕地放好，不要出乱子。主席向大家說：“不要打他，快打電話通知公安局，交給政

府辦理。怪我們不夠警惕！思想太麻痹！……”不一會，已驚動了各個車間的工人，都紛紛跑來，圍了一大堆人。工会主席忙說：“各車間的人快回去，恐怕還有壞分子趁機破壞，快回去！”大家就又跑開了。就在這時，公安局來了警士，將王六弟逮捕了去。工会主席趁這個機會，向大家說了一番防特的要點，號召大家擦亮眼睛，提高警惕。

通過這個事實的教訓，大家都痛恨暗藏在工人內部的反革命分子，當天就加強了糾察組織。小吳又向趙大作了檢討：“我不該意氣用事，和你鬧不團結，讓狗特務鑽空子。”趙大也向小吳慚愧的說：“唉！不單單怪你，也怪我耳根軟，聽了他的鬼話，使我們的感情搞不好。”

當天晚上，趙大回到家里，好像掉了什麼東西似地一直不开心。他怪自己為什麼跟這樣的傢伙交朋友。正要吃晚飯，看見孫子趙阿毛挾着書包，嘴里唱着：“東方紅，太陽升，中國出了個毛澤東……”一蹦一跳的跑進門。想着：“這小孩真有福氣，比我和我的爹好多了，七歲就進了學校。”趙大晚飯也沒吃，望着桌上的紅燒肉發呆。“這些好日子，都是共產黨帶來的啊！”又想到五百只皮帶盤的任務，又想到特務分子想破壞這種好日子，一夜沒睡好。

四

第二天一清早，趙大提早半小時跑進翻砂場，想預先料理一下開工前的瑣事，只見小吳早就先來在搬這個、弄那個了。自己連忙也換了衣服，共同參加工前的准备工作。他向小吳說：“喂！小吳！這下子我的腦筋搞通啦！只有加緊生產，才能

过更好的日子!”想了想又惭愧的說：“只有加緊鎮壓反革命分子，才能保牢我們的好日子，对不对？”

小吳笑着說：“对，对！趙师傅！我也想了一晚上，只有團結互助，才能搞好生產；只有提高警惕，才能不讓匪特鑽空子！”兩個人拉了拉手，小吳情不自禁地說：“我今后一定要好好的尊敬您，向您討教一些生產上的竅門。”趙大也謙虛地道：“不要客气。”小吳說：“真的，真的！不开玩笑。”趙大哈哈大笑道：“那就好。”兩個人都笑了，兩只右手，緊緊地握了許久。

“嗚——嗚——”上工的汽笛响完，翻砂場頓時又熱鬧起來：電風箱抖得更厉害，大爐里火舌更噴得猛，一列列的砂模排得更多，一鍋鍋的鉄水燒得更紅。……

第二天下午，小吳拖着趙大跑出來看新聞，只見兩輛大卡車，裝滿了自己手里做出來的五百只十四吋的、漆得發亮的簇新的皮帶盤。卡車開出了廠門，小吳和趙大恋恋不舍地，一直目送着卡車的影子轉了彎，兩個人的心里都笑開了花。

1951.4.18. 寫作，6.24. 修改

1956.9.16. 重寫于上海

大意不得

天还未亮，床上就热了起来，身子底下还有汗，粘着席子麻糊糊的怪难受。王小根也不想再睡了，爬起床，透透朝气，提早去工厂。

上工以后，生产组长分派工作：“今天看样子又是热。还好，今天厂礼拜，女工们休息，车间里不开车，比较清静一点。”他好像先开个头，安慰一下大家似的；继续的说：“北车间三号车上的‘羊脚’时常出毛病，不是‘钢板’高高低低，就是纺出纱来毛头毛脚。行政上已经同意全部换掉，重新配螺丝。趁今天不开车，派一个人去弄好算了，省得妨碍生产。”

“我去！”“我去！”……各人都自告奋勇的抢着去。生产组长向大伙望了一转，眼光落在王小根的身上，兴奋的说：“王小根！还是你去吧。你上次修过，比较熟悉。”

“好！”王小根随即动手拿工具。

王小根一直弄到吃中饭，只完成十二只，还有一大半没弄好。心里很着慌：下半年还要热。想去喊一个人来帮帮忙，又怕人家笑自己偷懒。最后决定还是自己包下来。

下半年，寒暑表里的水银指着一百另二度。王小根站在“老虎钳”旁边，使劲的用两只手一前一后的铰着铁杠，头上的汗顺着鼻梁淌到嘴巴里，上身赤着膊，满脊背的汗；外面的卡

其短褲，已經給里面汗湿的襯褲印湿了。假使保全部沒有女工的話，他真想把外面的褲子也脫了。他趁空用右手的食指，在額角上括了一下汗，繼續銼着。連額角上印上一層油污的鐵銹都不知道。

王小根猛的掉頭一看，牆上的電鐘指着兩點五十分。於是心里又一慌：哎呀！離放工只有兩個多鐘頭了，還有八只沒弄好呢！心里一急，一下子沒留心，銼刀銼到左手的大拇指上去了，去了一塊油皮，鮮血滴滴的流在鐵末里，變成了一個個的黑點子。他生怕給旁人看見叫他去休息，連忙撕了一塊布，擦上一層“牛油”，包包扎扎的仍舊做他的生活。心想：志願軍在朝鮮打美國鬼子，輕傷不下火綫；我大意碰破了一塊皮，難道還下生產戰綫嗎？

四點二十分，王小根一看只有兩只“羊腳”沒修好，心里才松了一口氣，今天的任務保證能完成了。這時，他的里外兩條褲子全汗湿了，兩條腿有點酸溜溜的要站不住的样子，兩只手一直痛到齊肩膀根。他心里有數：該休息一會了。抬頭看看新裝好的“冷風機”發呆：可是今天不開車，總不可以為我一個人開冷風呀！再看看一排排的窗子關得鉄緊，忽然自己罵自己為什麼這樣笨，早就好打開窗子透透氣啦。

他連忙去拉了一根鉄鍊，打開了十几扇窗子。朝窗外一看：田野間的數不清的柳樹，像熟了的青菜似地一顆顆垂頭喪氣地立着不動，沒有一點風絲。黃浦江內看不見浪頭，渾濁的江水懶洋洋地流着。遠處大煙囪尖端冒出的濃煙，漫無目標地四散開來。烏雀懶得飛動，溫度表指着一百另七度。他看了一眼，心想這朝北的車間，雖沒有風影子，但總比關着的時候

透气多了。

王小根一屁股倚坐在牆柱旁，兩手抱着膝盖，兩眼盯着三号車上的“羊脚”，心里在盤算着：今天全部換過了，明天開車保險不會“鋼板”有高低，更不會紡出毛頭毛脚紗。不自覺的抿嘴微笑，也忘記了大拇指上的疼痛。一陣疲勞，忽然腦袋瓜不聽話的一眈一眈地打起瞌睡來。他猛的一驚，不知為什麼忽然想起一篇一篇志願軍英勇殺敵的故事來。

“哎呀！我多流一點汗算什麼，讀報組會上，不是号召我們在生產崗位上多流一滴汗，好讓志願軍在火綫上少流一滴血嗎？唉！真該死！這一点点考驗都經受不住，還算個青年團員嗎？”王小根這一想，連忙從地上跳起來，跑到“老虎鉗”旁邊，繼續銼着，敲着……

三号車上的“羊脚”完全加工修好了。這時快要放工了，生產組長也走來看過，將“羊脚”踏了一陣，很滿意的誇贊了王小根一番走了。王小根又重新檢查了一遍，一只只的再校過，一看：的確很“平”很“輕”。他滿心歡喜地整理好工具，背上了“工具袋”去洗手、洗澡了。

但，却忘記關上了一排窗子。

二

王小根洗好澡，又到工會里幫助搞了兩個多鐘頭的工會工作才走回家。

剛走到門口，就看見一群群的人聚在一起乘涼。王小根吃完晚飯，到門口空場上參加了鄰居們的“乘涼漫談會”。有他上去，總是不到半小時就扯上了時事問題，大家都愛聽他指手划